癸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記佛通用內典中語儘亦

脫去凡胎獨換仙骨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十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記

大悲閣記　　蘇　軾

大悲者觀世音之變也。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下筆便好）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能無所聞。雖無身可也。（指無心）能無所不聞。雖千萬億身可也。（指應萬事）而況於手與目乎。雖然。非無身。

瀟洒

就人身形容而推本於心之至虛無物自觸而不亂至而能應

形容人不能兼牽耳聽目視手持足行絕倒

無以舉千萬億身之衆。非千萬億身無以示無身之至。故散而爲千萬億身。聚而爲八萬四千母陀羅臂。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道一耳。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牽一髮而頭爲之動。拔一毛。而身爲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爲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自佛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鴈而耳節鳴鼓。首肯旁

引入人事

層層變層層奇

引入

此吾儒大公順應道理

菩薩之千手千目卽一心應萬事處此發明已神不測矣

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而況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及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陳乎吾前。色聲香味。交遘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接必有道。卽千手之出。千目之運。雖未可得見。而理則具矣。下自人身復歸于佛。彼佛菩薩亦然。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變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何獨疑於大悲乎。成都西南大都會也。佛事最勝。而大悲之像未睹

叅禪悟道叅得透悟得到時何事不貫通

因敬生悟一語尤傑然

呼醒一切衆生

其傑。有法師敏行者能讀內外教。博通其義。欲以如幻三昧爲一方首。乃以大旃檀作菩薩像。端嚴妙麗。具慈愍性。手臂錯出。開合捧執。指彈摩拊。千態具備。手各有目。無妄舉者。復作大閣以覆菩薩。雄偉壯峙。工與像稱。都人作禮。因敬生悟。予游於四方二十餘年矣。雖未得歸。而想見其處。敏行使其徒法震乞文。爲道其所以然者。且頌之曰。

吾觀世間人。兩目兩手臂。物至不能應。狂惑

言言是佛

便參禪不作隨喜看

失所措其有欲應者。顛倒作思慮。思慮非真
實。無異無手目。菩薩千手目。與一手目同。物
至心亦至。曾不作思慮。隨其所當應。無不得
其當。引弓挾白羽。劒盾諸械器。經卷及香華。
盂水青楊枝。珊瑚大寶炬。白拂朱藤杖。所遇
無不報。所執無有疑。緣何得無疑。以我無心
故。若猶有心者。千手當千心。一人而千心。內
自相攫攘。何暇能應物。千手無一心。手手得
其處。稽首大悲尊。願度一切衆。皆證無心法

皆具千手目。

樓迂齋曰。看拈起甚麼一種話頭。便被他對副了。覩此文如生蛇活龍。不惟義理通徹。亦是佛書精熟之故。所謂信手拈來。物物眞者。

虞伯生曰。佛以像爲敎。故佛徒造大悲像。千手千眼。異執各視。以像夫汎應萬事之各得其宜。而此記則推原其本於無心。故能順應不失。若憧憧於思慮

以有心應物。則得此遺彼。生東滅西也。坡公此文。說理精到。不可以佛記而忽之。

唐荆川曰。此翁素精于佛家之言。

茅鹿門曰。禪旨。彼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虵蚹（虵與蛇同　蚹音付）以至於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者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

一語點睛

人解文亦如此

多解却歸之于學使人有下手處

苦心之言

庖丁輪扁俱收于技者引以比画竹是請客伴主

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
了然。而臨事忽然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
忽縱上步無端
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
莊子云。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
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
技蓋至此乎。庖丁對曰。臣之解牛。以神遇而不
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
大窾。因其固然。文惠君曰。輪扁斲輪者也。而讀
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書者與之。莊子云。桓公讀書于堂上。輪扁斲輪
于堂下。扁曰。書古人之糟粕也。以臣
之事觀之。得之于手而應之于心。口不能言。有
數存焉于其間。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
則。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

與可寓意于物而視之爲留意于物幸長公發之

前後曰字凡八見是虛處得力

舌作一辨端

爲有道者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襪而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襪材當萃於子矣（記得妙）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

人言其似莊吾以爲子長体

二語是小題大做乃當今守溪昆湖四大家文訣也堪爲千古不朽

疋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余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余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余詩云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

前以数日字翻波瀾此又以笑與哭生游戲

結尾發出爲記意

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余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孟德祭喬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丘瓊山曰。自畫法說起。而叙事錯列。見與可竹法之妙。而公與與可之情尤最厚也。筆端出沒。却是仙品。

趙栗夫曰人言此記類莊。余謂有類司馬子長體。

何廷秀曰。性學嘗云。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醇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謔。此類可見。○東坡又贊與可竹云。風梢雨籜。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石。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汪玄枃曰。中多恢諧之言。而論畫竹入解。

寫出至性人

奇警

敘事落落有致

善行人所爲

四菩薩閣記

蘇軾

始吾先君於物無所好。燕居如齋。言笑有時。顧嘗嗜畫。弟子門人無以悅之。則爭致其所嗜。庶幾一解其顏。故雖爲布衣。而致畫與公卿等。長安有故藏經龕。唐明皇帝所建。其門四達八版皆吳道子畫。陽爲菩薩。陰爲天王。凡十有六軀廣明之亂。爲賊所焚。有僧忘其名。於兵火中拔其四板以逃。既重不可負。又迫於賊。恐不能俱全。遂竅其兩板以受荷。西奔於岐。而寄死於烏

奇貨可居

爲四版伏脉

說成毀處心灰

牙之僧舍。版留於是百八十年矣。客有以錢十萬得之以示軾者。軾歸其直而取之。以獻諸先君。先君所嗜百有餘品。一旦以是四版爲甲。治平四年。先君沒於京師。軾自汴入淮。泝於江。載是四版以歸。既免喪。所嘗與往來浮屠人惟簡。誦其師之言。敎軾爲先君捨施。必所甚愛。與所不忍捨者。軾用其說。思先君之所甚愛。軾之所不忍捨者。莫若是版。故遂以與之。且告之曰。此明皇帝之所不能守。而焚於賊者也。而況於余

守財虜終不免至此

故作波瀾

翻得下文起

乎余視天下之蓄此者多矣有能及三世者乎其始求之若不及既得惟恐失之而其子孫不以易衣食者鮮矣予惟自度不能常守此也是以與子子將何以守之簡曰吾以身守之吾眼可霍吾足可斮音酌周書曰斮研也吾晝不可奪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足以終子之世而已簡曰又盟於佛而以鬼守之凡取是者與凡以是予人者其罪如律若是足以守之歟軾曰未也世有無佛而蔑鬼者然則何以守之曰軾之以是

却此言守乃可免癡

予子者。凡以爲先君捨也。天下豈有無父之人歟。其誰忍取之。若其聞是而不悛。不惟一覩而已。將必取之。然後爲快。則其人之賢愚。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全其子孫難矣。而况能久有此乎。且夫不可取者存乎子。取不取者存乎人。子

更趣

勉之矣。爲子之不可取者而已。又何知焉。旣以

匪人亦不凡

予簡。簡以錢百萬度爲大閣以藏之。且畫先君像於其上。軾助錢二十之一。期以明年冬閣成。

袁中郎曰以老泉起轉折段落處處點入東

坡其善成父善護法者歟

鍾伯敬曰。明皇所不能守而僧守之。子瞻之父以布衣得之。子瞻又爲其父舍之而教僧守之。機緣節目。步步不可思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一語。用世法說佛法。此善護佛法者也。末段罵人。亦復喚醒人

汪玄杓曰。長公愛道子畫爲障。而對惟簡語甚達。

起就着題而來

相法郎傳神本色

又從天字覷出意思二字

前以相法得其天優孟得

傳神記

蘇軾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堵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失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加三毛。覺

証一篇骨子

其似爲形容中間便插一段顧虎頭錯綜之妙

得意思處要難

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蓋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楚相孫叔敖知優孟賢人善待之將死謂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子也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我孫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見汝優孟曰子無去即爲孫叔敖衣冠談笑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驚曰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後爲相三日優孟復來請王曰婦言楚相不足爲也如叔敖爲楚相忠廉而楚伯今死子無立錐負薪給食如叔敖不如自殺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十世不絕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真畫曾魯公。

証

得虎頭秘法且照應得一篇筋骨

至末方贊懷立

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額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楊升菴曰。本記懷立之傳神。而前後引顧虎頭僧惟眞爲照應。又以相法之得其天。優孟之得其似爲形容。自首至遂大似止。若不贊懷立者。到末方有意

無意贊他三兩言。篇中深得傳神之法。深得題外傳神之妙。

茅鹿門曰。得此解。併可入文章矣。

鍾伯敬曰。特識名言。觀人用人之道。俱不外此。

汪玄杓曰。贊懷立傳神。一喻一証。後又一喻一証。相法喻也。虎頭証也。優孟喻也惟真証也。末結即收局整思曠。

把名字布景以下凡八九簡名字

大抵可喜事欲其傳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解所以志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之天子周公領天子之命作嘉禾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爲元鼎元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左傳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此節見說志喜之意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

亢旱之後降以特雨宜朝野歡心

一反一正說盡喜雨之意

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似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慶歌忭三易字法。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句斡上作亭接得甚有法○此一段說作亭名亭之由。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

民以食爲天不雨而無麥無禾則民不聊生所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喜雨而歸功于亭是作記本旨

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段說得雨之喜不可忘。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襦短衣也。使天而雨玉。古今名言。饑者不得以爲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已包太守天子造物太空意。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爲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段則歌咏此亭之所以名而斷結之。

虞伯生曰。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體。無一點塵俗氣自非具眼者。未易知也。

林次崖曰。說喜雨處切當人情。末雖似戲。然自太守而歸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徹流動。如珠走盤而不離乎盤。他人雖有此意思。未必有此筆力。

汪玄杓曰。通篇敘事。末更化無爲有。蓋仄文

爲戲者。讀之可新筆意。

敘事起

設爲問答處皆假托人言亦是一法

敘至此十分嚴整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洽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苟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爲祠堂且使春秋修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

數不字波瀾

左法

將學士大夫言來發議論

自諸子仕說入閔子獨取其不仕處

不仕立意

情詞可掬

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子弟之高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好議論）（前數仕字起下不仕）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德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爲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爲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爲汚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歟。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

以此譬春秋之難仕大意

說夫子之仕如東海舟楫有足恃諸子之恃如江河之舟楫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畢竟取閔子不仕立意

此江河之舟楫

出脫得好不虛美三子不

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卽之汗漫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迷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灘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經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其舟楫之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返蓋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願爲夫子

既倒諸子大有手段　閔子欲以吾之不可學夫子之可得魯男子家法

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爲不足道也。是以止而有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樓迂齋曰。文字有關鎻。首尾相綰。發明理致。

楊升菴曰。用意清虚。筆底圓活。其論夫子之仕。諸子之不仕。却見道。

鍾伯敬曰。此是蘇家理勝文字。而布勢沿情。有呼吸馳驟之法。

汪玄杓曰。此篇大似李太伯袁州之學記。然李太伯尚平正明白。穎濱此記纖巧。

待月軒記

蘇轍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為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所寓為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為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

說治術又翻上命來

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于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觀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于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之前

本應治術妙

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户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于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茅鹿門曰：文不著意，而援隱者之言論身與性，似人解。

理正而詞亦典健但氣覺苛苦耳

宜黃縣學記

曾鞏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法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

知學問之旨

又總上議論一番

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

得建學之意
以上本古者學之所以建
一一反上亦說得透
以下次近代學之所以失

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于初者必使其要于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

立學之意深遠如此

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

此段文字曲折雖多而不

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于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

爲繁碎絕去
刻畫刀尺頗
覺運轉勝前
段文多矣

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
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
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
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于學者其果然也
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
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
順其慕學廢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
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
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

[illegible]見得眞切
[illegible]以有如此

議論

總結盡立學大意

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修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于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鍾伯敬曰子固記學所論學之制與其所以成就人材處非深於經術者不能韓

歐三蘇所不及處

關國家成敗如此

此叙公屢挫而愈厲不可變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眞卿事唐爲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爲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爲之備祿山旣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后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

文变態多應在後

覆上叙事處二說法出來而歸公于死希烈一節

輙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其關于国之成敗也又如此）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意緩力弱）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

此下文舉上文屢斥之意而詳品之

公沒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敝大盜繼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

不放過魯公

兩翻前案

議論愈精

紀等議論前人未見如此說破

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

又應前

大祠堂上有
力

此歸美作祠
者

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向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志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堂者

唐荊川曰。此文三段。第一段叙。第二段議論。第三段叙立祠之事。叙事議論處。皆以捍賊忤奸分作兩項。而混成一片。絕無痕迹。此是可法處。

鍾伯敬曰。歐陽公于王彥之忠則畧之。而獨言其善出奇。曾子固于顏魯公之捍賊則畧之。而獨言忤奸而不悔。此是文之微顯闡幽處。

汪玄杓曰。魯公之臨大節而不可奪處。凡四

五。而曾公之文。亦足以晝一而點綴之。令人讀之而泫然涕洟。不能自已。

點題便談理

清心亭記

曾　鞏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爲徐之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爲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屬余有亡妹殤女之悲不果爲明年春又來請屬予有悼亡之悲又不果爲而其請猶不止至冬乃爲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

虛字齊字正存心之要

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者出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爲是亭曰不敢以爲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爲治之意而且將淸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

乃爲之記。而道予之所聞者焉。十一月五日南

豐曾鞏記。

茅鹿門曰此記與醒心亭記。所謂說理之文

子固於諸家。尤擅所長。

鍾伯敬曰。程朱以前。此等議論亦少。

一句解題

此言未作臺以前之景

一跌而起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道名臺之意）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太丘。其隍因太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潦瀑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荊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

自溪之平沙至若夫雲烟開歛凡七景文法七變最近六一公風旨

此與上出乎履舄之下衽席應

君得之而喜。增葺與土。（以下言作臺）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以下言作臺後）之平沙漫流。（一景）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二景）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三景）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四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五景）與夫荒蹊蘩落。（六景）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烟開歛。（七景）日光出沒

甍音萌所以承瓦

末稱撫之善與裴公之治始見其樂爲不荒

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以言人之游宴）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爲刺史記臺須有此一段）水旱螟蝥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

蝥苗　特

總一繳作結極緊嚴

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爲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九月九日也。

王遵巖曰。繁絃急管。促節會音。喧動嘈雜。若不知其宮商之所存。而度數亦自皦如。使聽者激竦。加以歡悅。此文之謂矣。

鍾伯敬曰。此記大畧本柳宗元訾家洲。歐陽公醉翁亭等記來。

矣然借事感慨以破上之疑

墨池記　曾鞏二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苟仙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疑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

以題小而引大義以斡旋

寧可擂破鼓不可放倒旗

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有餘思

鍾伯敬曰。看他小小題而結構。却遠。而王

着重德而以位形起好議論

君子齋記　王安石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

轉調輕圓

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羞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累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齋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已由後則失

以仁智該君子以盡性窮理知命該仁智是理學名言

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牓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茅鹿門曰宋文之格不入西漢處正在此而

宋人之所自以爲得亦在此。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旦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守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畧。而今尚書工部侍郎余公。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 其方六

二句說選任余公之因

即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之意

大議論正道理

即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意

里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信之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有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

引二王之城朔方東方者證之

之。而非所恃以為存也。及其喟然覺悟。興起舊
政。則城郭之修也。又嘗不敢以為後。蓋舊其患（無此觀站）
（便不成文）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
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
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於朔方。而
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於東方
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恊於其君。於其為國
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
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

績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記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告後之人焉

唐荊川曰。但為築城作記。而歸之根本上說。

此是大議論。

茅鹿門曰。荊公學本經術。故其記文。多以經

術爲案。

鍾伯敬曰。言築城而本於五倫。是正道理。是大議論。從來無人如此說。也不專恃城郭。也不偏廢城郭。方是經濟之學。非可以迂儒曲士論也。

宋眞宗用王欽若之謀作天書大赦改元因進曰封禪太山可以鎭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禪日有天瑞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方爲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則與天瑞無異也

芝閣記

王安石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貴于天子）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猿狙緣木杙。杙之有鉤棘者。可以懸木石。）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谿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

何等感慨

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巖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辱于凡民

貴于士

可獻而莫售句應大臣不敢言封二句

千鈞之尾掉之有力

王鳳洲曰。宋自王欽若封禪之計行。陳堯叟等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至仁宗時。大臣不敢言封禪。下以祥瑞告者勿納。荆公記芝閣。只引時事鋪敘。而不以芝之祥瑞拘拘論說。亦不以太丘身上紐揑。何等正大。何等典實。何等空靈。

茅鹿門曰。荆公本色之佳處

學之本始

壻伏杜君醇爲師

慈溪縣學記

王安石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井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於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伎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

自遷徙偪逐以勉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

宋仁廟以前學政之玩如此

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摶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于其堂而學士者或不預焉蓋廟之作出於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即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于是慈溪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

通前脉絡緊針線密

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曆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即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

又總抱前有
神有力

慈溪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愼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

又一層深思

必久而後至於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茅鹿門曰。予覽學記。曾王二公爲最。非深於學。不能記其學如此。

暗伏篇末案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褒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

嬝娜

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

又入一層

應首篇

無窮之感

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

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愼取之也。四人者。盧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鍾伯敬曰。逸興滿眼。而餘音不絕。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王安石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揚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于是書石而鑱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

何等神力

荆公之創條例自爲此意

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强桀大而後能如
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
欲食蔬衣敝憔悴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
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
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
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
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
令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
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吝出入以從有司之事

而已。其職事如此。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事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鍾伯敬曰。何等識見。何等筆力。

卷之二十終

唐宋八大家選卷之二十一

竟陵伯敬鍾　惺評選

新安玄杓汪應魁刪訂

傳

何蕃傳

韓　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

可謂盛舉

唐時太學亦屬禮部

何生之艱于遇命也如此

六館中一日不可少何蕃蓋翹楚也

申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爲禮部。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禮部留不上聞其舉遂寢）（昌黎感傷在此）（一不遇）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抽孝一節）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不能侍養）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國學中設六館諸生分派優行次第居之）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

以上了蕃事以下借人之言論悉之

諸生時所難

波瀾

前敘猶清簡得此段覺恣態橫生

應轉禮部不

先生城。（昔爲諫議）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闞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再不遇）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借議論敘事）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也。（復盡）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上力字以財力言下力字以才力言）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言力與貌無勇態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時朱泚亂天子即位于奉天）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接法捷而無痕）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荐本意

惜未展所抱

士人不遇何從建立事業

於人者不流也。未及流布其仁勇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喻中插正意）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就水上翻下）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一篇本旨）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唐荊川曰。敘事變體。

茅鹿門曰。此篇惣在兩不遇上相感慨

鍾伯敬曰。得此傳何生頰上又益三毛。

汪玄杓曰。嗟嗟。何生不遇于一時之浮榮。而遇于不朽之鴻辭。士之得失。信乎不爽。文公其爲知巳高厚。益何如哉。

啓口便奇

弃官勳而就傭此人不可測

圬者王承福傳　　韓愈

陡然立論起

圬之爲技。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杜註。圬人。塗者。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毋官反。祝曰。鏝。圬具。爾雅。鏝謂之圬。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

領起一篇議論

語氣自孟子脫化來

此一篇主意

帛。必蠶織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頼有道者）（承上文而言）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

此段王承福所自省驗得力處

就前所自見處翻案

又開一步感慨

吾操鏝而入富貴之家有年矣。入下或有於字有一至者焉。舉此以爲有天殃之驗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耶。非强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耶。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强爲之者耶。將富貴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耶。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耶。吾之心憫焉。故

發明己志

恐妻子爲累而并去之得無似臣章之斥妻屏子乎昌黎特借事以破之耳

斷案非韓子不能道

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又轉一步留作韓子折衷處張本）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者下或有也字）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昌黎本色）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耶。楊之道。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

立傳本意在結束處

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心以爲人乎哉。楊之上或有然字 非是畜或作蓄。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亡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亡或作忘。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鑒焉。

胡秋宇曰。此借圬者之事以規諷當世。其意以圬者之賤。猶知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況名爲儒者。無功而食人之食。不尤可羞乎。此立言之意也。

茅鹿門曰以議論行叙事。而規世之意切至。

張侗初曰。前略敘一段。後略斷數語。中間都是借他自家說話。點成無限煙波。機局絕高。

序世次中出奇波

有虛景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兎子名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㕙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韓氏盧獫犬也驅韓盧博狡兎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

奇

穎音引稻芒末也 䨲音需 蜍音余 㕙音逡 醢音海

托獵以韻入筮語摹寫殆盡

遇事點綴

序功次甚悉

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爲人强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

縱橫

賢愚貴賤賴用之

妙于形容

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始皇衡石程書。即理訟事。衡秤也。石斛也。程量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

旁及三友

又出一景

濡宕戲謔

穎君告老優游林下人

罷。穎與絳人陳玄。墨之別姓名。又奇弘農陶弘。硯之別姓名。及會稽褚先生。紙之別姓名。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邪。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

逼真史遷

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

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

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

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

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

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

秦眞少恩哉。

結出穎君之功著秦少恩之罪是老吏斷獄之筆

孫月峯曰。窮工極巧之文。又無纖態。則意奇而筆古也。

茅鹿門曰。設虛景。摹寫工極古今。其連翩跌宕。刻畫司馬子長

鍾伯敬曰。通篇將無作有。所謂以文滑稽者。贊論尤高古。直逼馬遷。

蘇東坡讀黃山谷詩云珠玉在旁覺我形穢余于梓人傳亦云

布景處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裴封叔名瑾子厚之妹夫）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隟宇（隟當作隙乞逆反）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礱斲之器（礱音龍磨穀爲礱也）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以言語代敘事）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

敘梓人之能可爲曲盡法亦瀟洒可愛

既成數句尤極含蓄爲下文張本一篇精神

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包含下意）敢自斲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搆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以此兩句收拾上面許多意）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

三歎字是褒美再三方轉下去如黃河九曲而入海何等轉折

論相道之合梓人處凡五段末句皆以也字終措詞有法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接入議）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論蟬翼承風）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將上一一翻案意思在此始露出）物莫近乎此也。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顛倒錯綜）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與帥同。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又云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郡有守。邑有宰。

段段回應得好

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戶版者。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士。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衒能。

委任羣職卒以坐享成功彼秉鈞持衡之相可三省矣

歆動時相正在此

衙音苑且責也。行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勤恪爲公，以簿書爲尊，衙能矜名，親小勞，

以主爲室者喻人君任相一篇意思滿足

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听音欣。微笑貌。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又生一意而結胎有必指其世守。而道謀是用。詩如彼築室于道謀。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

此又示以合則留不合則去不可恥道亦不可嗜利

收得又好後來歐陽公學此體更天然

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圮。計鄙反毀也。言相不得則去彼將樂去固而就圮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盖古人審曲面勢者。考工記注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樓迂齋曰。規模從呂氏春秋來。

鄒東廓曰。梓人特技藝之末。而通之于相道之大。是至微之事。關至大之理也。非卓識不能作。

唐荊川曰。此文體方。不如圬者傳圓轉而文自佳。

汪玄杓曰。隨材受任。宰相之職。而梓人乃能隨材大小以爲宮室用。宰相反不能隨材器使以爲國家用。不有愧乎。此立言之旨也。

絕似莊子解牛篇

數句只淺淺就植木上說道理亦十分痛快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音縷。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以上了橐駝名 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我不能有術使木之長生孳茂也。孳音茲。以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

此論似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出來

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本根欲得舒展。其培欲平。培植欲得平勻。其土欲故。壅土欲得故舊。其築欲密。藝築欲得密實。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栽蒔之初愛護如子。其置也若棄。既置之地。則若捨棄。子之非難。棄之爲難。非眞棄之也。所以子之要緊在此。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天便是性。易一天字。便新。故吾不害其長而已。卽孟子勿助長也。非有能碩而茂之也。我不能有術使之碩而茂也。不抑耗其實而已。吾不抑遏耗蕩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我不能有術使之早實蕃衍也。○應上文碩茂蚤實以蕃之故。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根拳曲而不舒。

以上言無心之得以下言有心之失

漸說入正意

土換易而非故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焉不順其性之天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而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以指爪剔木之皮膚以驗視其死活搖其本以觀其疏密動搖其木之本根以觀培築之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形容助長之病如親見之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他植之病如此所以不如駝之順木之性以全其天耳駝又豈有他技能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

生一意與梓人傳同

乎以子駝種木之道移而居官理政可乎否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

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悽然

精神命脉一句收拾此本

揚子問鑄金得鑄人來

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其意若憐惜其民。其終也民受其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遂養其孳牲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饔飧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其民困政令煩苛。所以病而又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爲官戒也。

樓迂齋曰。凡事有心則費力。求工則反拙。曲盡種植之妙。非特爲種植作也。借種植以喻居官爲政者。必平其政令以安其民。如種木者。必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爾。反此則民不得遂其生。一聞子厚之言。得無愧乎。

欣蕩識忠臣

轉出下文四五人

五代史一行傳　　歐陽修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縉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

佳

列次五人參差有致

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沉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

忠獲罪。而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脩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鍾伯敬曰。此一段議論。史漢以來所不到。

汪玄杓曰。不敢以無人待後世。忠厚之至也而所得者。又寂寥寡出如此。有悲傷不滿之意。

起斷制好便含下滿招損意

抑揚悲壯令人感慨

五代史伶官傳論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序來歷）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此言其盛）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

引書証得失自人之理應前目

以豪傑與伶人對言可見盛衰得失懸絕

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霑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爲天下笑。

此言其衰

轉有力

推言自古失國家者皆原于所忽所溺甚有警

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省入處

鍾伯敬曰。莊宗之雄心。與歐文忠之鉅筆。上下千古。

汪玄杓曰。此傳爲伶官而作。篇末數句。方說出。正見溺此類者。必亡國喪身。而文有起伏。意有箴規。詞氣雄偉。千年絕調。

讀之使人憤痛而悲傷深於世變之言也

古來宦官非一獨張承業事迄今膾炙人口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

刻畫

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

說透宦者情狀

又挿入

句句字字漢唐之末供招蘽非歐陽公不能見得非歐陽公不能摹寫得

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宦官弄巧）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巳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說盡宦者行逕）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好）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

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内。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

深

宦者挾天子走之梁正應前挾人主以爲質意

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召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末寓垂戒詞旨深切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

唐荊川曰。說出宦官情弊。昭如指掌。可爲人主寵任宦寺之戒。○此等文章。千年絕調。

茅鹿門曰。此論當大書于殿廷及宮闈。爲萬世戒。

鍾伯敬曰。宦官宮妾。俱能蠱惑聽明。歐陽公

謂宦者亂國。深于女禍。蓋伸彼抑此。

以暴宦者之罪耳。然貽害則一。

汪玄杓曰。唐之崔。力誅宦官。今之崔。力擁宦

官。而女禍之不淺。今之客氏非乎。代

有其人。惟　明主遏其萌耳。

六一二字含蓄奇

客辯亦冷韻

洗發透露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旣老而衰且病。（來脉妙）將退休于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

樂字根醉來

五物恰似塞天地配道義

世間二大事甚礙五物

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于洞庭之野。閱大戰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

客反言以難之

露出正意

尚何暇于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旣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

抱前収妙

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茅鹿門曰。文旨曠達。歐陽公所自解脫在此也。

汪玄杓曰。由醉翁變出六一居士。以六一居士作主。生出一客。趣甚。

所謂明見萬里

末季有此奇人

周德威傳

歐陽修

周德威字鎭遠。朔州馬邑人也。爲人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其狀貌雄偉。笑不改容。人見之凛如也。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以功遷内衛指揮使。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驍將陳章者。號陳野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

不自料亦不料人

楊家鎗法每從佯伏處乘隙而入德威令部兵遇朱甲白馬者佯走以避而自同其過而追襲之亦此法也

野乂欲得汝以求刺史見白馬朱甲者宜善備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梁攻燕晉遣德威將五萬人爲燕攻梁取潞州遷代州刺史內外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梁軍捨燕攻潞圍以夾城潞州守將

李嗣昭於危急之際生此離間

李嗣昭閉城距守，而德威與梁軍相持於外。踰年，嗣昭與德威素有隙。晉王病且革，語莊宗曰：梁軍圍潞，而德威與嗣昭有隙，吾甚憂之。王喪在殯，莊宗新立，殺其叔父克寧，國中未定，而晉之重兵，悉屬德威於外，晉人皆恐。莊宗使人以喪及克寧之難告德威，且召其軍。德威聞命，即日還軍太原，留其兵城外，徒步而入，伏梓宮前，慟哭幾絕。晉人乃安。遂從莊宗復擊梁軍，破夾城，與李嗣昭歡如初。以破夾城功拜振武節度

德威望塵便知敵數景仁虛飾何益于事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王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冬梁軍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北。晉兵少。而景仁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

德威下以壯軍中之氣上以擇其勝地而後戰知兵畫之深者已而歐公之序亦有生色
善于料敵

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退而告於莊宗曰梁兵甚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曰吾提孤軍出千里其利速戰今不乘勢急擊之使敵知吾之衆寡則吾無所施矣德威曰不然趙人能城守而不能野戰吾之取勝利在騎兵平川廣野騎兵之所長也今吾軍于河上迫賊營門非吾用長之地也莊宗不悅退臥帳中諸將無敢入見德威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怒老兵不速戰者非怯也且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

善于料敵

不出德威所料

隔耳。使梁得舟栰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承業入言曰。德威老將知兵。願無忽其言。莊宗遽起曰。吾方思之耳。已而德威獲梁遊兵。問景仁何爲。曰。治舟數百。將以爲浮梁。德威引與俱見。莊宗笑曰。果如公所料。乃退軍鄗邑。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横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

兵法曰擊其惰歸

與太史公所敘項羽鉅鹿之戰略相似

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眞吾之勝地也。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飢。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柏鄉。橫尸數十里。景仁以十

德威之擒單廷珪即擒陳夜义舊法

餘騎僅而免。自晉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劉守光僭號於燕。晉遣德威將兵三萬。出飛狐以擊之。德威入祁溝關。取涿州。遂圍守光於幽州。破其外城。守光閉門距守。而晉軍盡下燕諸州縣。獨幽州不下。圍之踰年。乃破之。以功拜盧龍軍節度使。德威雖爲大將。而常身與士卒馳騁於矢石之間。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鎗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

摠前因以起下

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以躡之。鄩至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鄩軍而敗之。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十五年德威將燕兵三萬人與鎮定等軍。從莊宗于河上。自麻

善于料敵

兵法最忌逆擊死鬬之寇

家渡進軍臨濮以趨汴州。軍宿胡柳陂。黎明候騎報曰。梁軍至矣。莊宗問戰於德威。德威對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而梁人家國。繫此一舉。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而難與力爭也。且吾軍先至此。糧爨具而營柵完。是謂以逸待勞之師也。王宜按軍無動。而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得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乏而乘之。可以勝也。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俟敵。今見敵不擊。復何

無及矣

莊宗剛愎自用之禍

爲乎。顧李存審曰。公以錙重先。吾爲公殿。遂督軍而出。德威謂其子曰。吾不知死所矣。前遇梁軍而陣。王軍居中。鎭定之軍居左。德威之軍居右。而輜重次右之。西兵已接。莊宗率銀槍軍馳入梁陣。梁軍小敗。犯晉輜重。輜重見梁朱旗。皆驚走入德威軍。德威軍亂。梁軍乘之。德威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卽位。贈德威太師。明宗時加贈太尉。配享莊宗廟。晉高祖追封德

威燕王。子光輔。官至刺史。

茅鹿門曰。晉之輜重。見梁兵之敗而入也。而郎望見梁朱旗而走。遂及于敗。此事與韓信之拔趙幟立漢赤幟同。故曰兵貴嚴重。始不可敗。

鍾伯敬曰。德威善戰將。而歐公善序事。可謂兩絕。

起叙羅氏未顯故意甚宛

用典古語有味

叙文得列士大夫處

萬石君羅文傳

蘇軾

羅文歙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爲世用。自秦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與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於巖穴耶。君相從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

敘文得召見處

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
得毛穎之後毛純爲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
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
令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置左右。願得召
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蒙召見
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
得被濡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
復叩擊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
而金聲者。子眞是也。使待詔中書舍。久之拜舍

文房四寶相與有成

敘文得獨厚處

人。是時墨卿褚先生亦以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人以爲文苑四貴。每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約雖出於上意。必使文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使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爲薦褥賜之。幷賜高麗所獻銅瓶爲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才用

之。遂內更制度修律曆講交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曰蓋聞議法者常失於太深論功者常失於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歙之祁門三百戶賜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摶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

語有關鎖。

叙詔語偉麗

叙文律謹處

之或譏於上曰文性貪墨無絜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復言文體有寒（起）疾每冬月侍書輒面氷不可運筆上時賜之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起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乏文采而令色求可喜以故常左右文浸不用上幸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還見文塵垢面目

敘文所以見擠處

蕭何刀筆吏日磾不知書拔公有深意

敘文而幷及其子堅見文以前家世微自文後方貴顯應前來有顯人此關鍵

頗憐之」（此亦可見文之爲人）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爲上意不悅。因不復顧省。又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騎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爲。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卒。上憫之。令宦者瘞於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爲文林郎。侍書東宮。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

數語總斷文采世結束咏詠妙妙

者顧堅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於世自視與瓦礫同昭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文生時宗族分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取爲從事舍人其亦與巫醫書算之人游皆有益於其業或因以致富焉贊曰

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在江漢之間爲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歙

聞者。嗚呼國旣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無學術哉。結語是本意。正謂蕭曹霍光等不學無術也。

袁中郎曰。傳羅萬石君。歷叙其家世得所以貴顯顛末。許多提轉起伏有關鎖有結束嚴健蒼老。純學太史公而肖之贊亦然。

張言若曰。皆寓言也。一篇中無限波瀾無數議論。讀之惟恐其盡。

初淅瀝以下三喻形容婉切○秋聲淅瀝每於清夜見之范希文所謂紛紛墜葉飄香砌夜窓寂靜寒聲碎是也

賦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南。故秋聲自此而來。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先收声忽奔騰而砰湃。奔騰砰湃。如水聲之洶湧者。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鏦鏦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枚如著。軍士銜之以禁其語。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四○語○工○絶

淅音悉　砰音烹　湃音敗　鏦音聰　錚音撐　枚音梅

象秋之狀與其爲聲其在季秋光景悽然盈眸

以下深一節議論

聲在樹間。形容最妙。予曰。噫嘻。悲夫。此秋聲也。前面鋪陳。至此方指秋聲。胡爲乎來哉。蓋夫秋之爲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刺骨曰砭。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爲聲也。凄凄切切。呼號奮發。萬籟呼號。其聲奮發。豐草綠縟而爭茂。青柔競秀。佳木葱蘢而可悅。菁葱可喜。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至秋有肅殺之威。夫秋刑官也。秋官司寇。掌刑而設。於時爲陰。又兵象也。於行爲金。五行屬金。是謂天地之義氣。

砭音邊　縟音辱

孫巨源秋怨詞云黃葉無風自落秋雲不雨常陰天若有情天亦老搖搖幽恨難禁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此詞爲古今絕唱可與此賦參酌

常以肅殺而爲心。鄉飲酒禮云天地肅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又舉樂音盡秋之旨商聲主西方之音。秋曰素商應西方金行之氣夷則爲七月之律。月令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歸之於人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必搖撼其精神而不定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爲槁木。少壯者朱顏而潤澤老大者面色如枯木黟然黑者爲星星。少壯時髩髮黑忽變

黟音 依

煞尾詞有盡而意無窮思致風情俱勝

爲斑白之星星。奈何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喞喞。如助予之歎息。末段謂人之憂感。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秋之意溢於言表也。

凌季默曰。此篇最善形容物象。鋪敘摹寫。變態不窮。末歸於人生憂感。與時俱變。使人讀之。有悲秋之意。

鍾伯敬曰。果是以文爲賦。稍嫌太切近。然說意透。亦自俊快可喜。

無可畏搴小人之貌無可喜誅小人之心

憎蒼蠅賦

歐陽修

蠅之爲物。賦性至微。害物至重。猶姦人邪佞以敗君德。變黑白爲物之害。此詩人託物以比興。

蒼蠅蒼蠅。吾嗟爾之爲生。既無蜂蠆之毒尾。左傳蜂蠆有毒。又無蚊蝱之利觜。利觜咬人。幸不爲人之畏。胡不爲人之喜。爾形至眇。爾欲易盈。盃盂殘瀝。砧几餘腥。所希杪忽。過則難勝。苦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詩營營青蠅。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爲害也至要。

蠆勑去聲　杪音渺　勝平声

以下歷寫三害曲而盡

一可憎憎小人之擾

若乃華榱廣厦，珍簟方牀，炎風之燠（音郁熱也），夏日之長，神昏氣蹙，流汗成漿，委四肢而莫舉，眊兩目其茫洋。惟高枕之一覺，冀煩歊之暫忘。念於爾而何負，乃於吾而見殃。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復警，臂已痺而猶攘。於此之時，孔子何由見周公於髣髴，莊生安得與蝴蝶而飛揚。（莊子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徒使蒼頭丫髻，巨扇揮颺，或垂頭而腕脫，或假寐而顛僵，此其爲害一也。又如峻宇高堂

覺音教　歊音囂　沿音延

二可憎。憎小人之不顧體面

嘉賓上客。沽酒市脯。鋪筵設席。聊娛一日之餘閒。奈爾衆多之莫敵。或集器皿。或屯几格。或醉醇酎。因之没溺。或投熱羹。遂喪其軀。諒雖死而不悔。亦可戒夫貪得。班固云。青蠅嗜肉汁而忘溺死。衆人貪世利而陷罪禍。尤忌赤頭。號爲景迹。一有霑汙。人皆不食。奈何引類呼朋。搖頭鼓翼。聚散倏忽。往來絡繹。方其賓主獻酬。衣冠儼飾。使吾揮手頓足。改容失色。於此之時。王衍何暇於清談。王衍手揮玉麈尾。終日清談。賈誼堪爲之太息。此其爲害者二也。又如醯醋也

酎音宙

醯音希

三可憎憎小人之貽害切

末後方露正意

醢（肉醬也）之品。醬臡（有骨醢）之制。及時月而收藏謹鉼罌之固濟。乃衆力而攻鑽。極百端而窺覬。至於大胾肥牲。（大胾臠肉）嘉殽美味。蓋藏稍露於罅隙守者或時而假寐。纔少怠於防嚴。已輒遺其種類。莫不養息蕃滋。淋漓敗壞。使親朋卒至。索爾以無歡。臧獲懷憂。因之而得罪。此其爲害者三也。是皆大者。餘悉難名。嗚呼。止棘之詩。垂之六經。於此見詩人之博物。比興之爲精。宜乎以爾刺讒人之亂國。誠可疾而可憎。詩（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

醢音海　臡音泥　覬音記　胾音醋　卒音惻　索音率

交亂四國。

李九我曰。小人亂正。先賢往往托詩賦以示憎。如杜少陵詩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以興君子零落。小人用事之惡也。如此賦。形容精絕痛絕矣。

鍾伯敬曰。極力摹寫。已屬透矣。但有俗韻。

士君子有德而不見知於人者亦類此樹也誦此賦倍增感慨

黃楊樹子賦

歐陽修

夷陵山谷間多黃楊樹子江行過絕險處時時從舟中望見之鬱鬱山際有可愛之色獨念此樹生窮僻不得依君子封殖備愛賞而樵夫野老又不知甚惜作小賦以歌之其辭曰

起宮中平韻

若夫漢武之宮叢生五柞景陽之井對植雙桐高秋羽獵之騎半夜嚴粧之鐘鳳蓋朝拂銀牀暮空固已葳蕤近日的礫含風婆娑萬戶之側生長深宮之中豈知綠蘚青苔蒼崖翠壁枝蓊

轉壁隔仄韻

一下議論粧成許多景緊

復以亥韻終

巒以含霧根屈盤而帶石落落非松亭亭似柏上臨千仞之盤薄下有驚湍之濆激澗斷無路林高暝色偏依最險之處獨立無人之跡江巳轉而猶見峰漸回而稍隔嗟乎日薄雲昏煙霏露滴負勁節以誰賞抱孤心而誰識徒以竇穴風吹陰崖雪積哢山鳥之嘲哳梟驚猿之寂歷無游女兮長攀有行人兮暫息節既晚而愈茂歲巳寒而不易乃知張騫一見須移海上之根陸凱如逢堪寄隴頭之客

哳音揖

楊升菴曰。歐公文體渾厚。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變於廊廟。非法不言。

鍾伯敬曰。精工有腴味。彷彿枯樹賦意。

汪玄杓曰。此篇如落落非松。亭亭似柏等語。猶在樹上說景象。至勁節誰賞。孤心誰識等句。則意在題外。得文之正體者也。

狀出初晴景色

鳴蟬賦

歐陽修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而賦云。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求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曳曳其餘聲。乃席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於樹顛。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泠泠若絃。裂方號而復咽。淒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

葯音約

只就蟬身上說到巧妙處

難律含五音之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木茂樹喜清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爲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蟲驚兮嬌兒姹女語鸝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股豈勉彊而爲之兮至於汚池

此下議論酷似韓退之送孟東野序意然機軸自異

纔說到君子身上去

結出小人用事之禍見讒

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
蟇固若有飲而蚯蚓又何求兮其餘大小萬狀
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止有若
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
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爲貴蓋巳巧其
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
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
乃長鳴於百世予亦安知其然哉聊爲樂以自
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

人高張賢士
無名也

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唐荊川曰。韓幹畫馬。其骨節便似馬。歐公賦蟬。其音韵便似蟬。如方號復咽。五音自然等句。真天然句法。

鍾伯敬曰。駱賓王在獄詠蟬。歐陽公鳴蟬賦。俱稱絕作。然賓王悲咽而歐公灑落。令人一唱三歎。

水者物之終始句是談理徹處

水生則甘人之所以資生也水死則鹹鹹經火煅而成是水死也此死生字無人道

天慶觀乳泉賦

蘇軾

陰陽之相化天一爲水六者其壯而一者其穉也夫物老死於坤而萌芽於復故水者物之終始也意水之在人寰也如山川之蓄雲草木之含滋漠然無形而爲往來之氣也爲氣者水之生而有形者其死也死者鹹而生者甘甘者能往能來而鹹者一出而不復返此陰陽之理也吾何以知之蓋嘗求之於身而得其說凡水之在人者爲汗爲涕爲洟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

奇論

氣字後補一理字理字後補一藥字奇妙融通

以水喻水靈活手自不必

沫。此數者。皆水之去人而外鶩。然後肇形於有物。皆鹹而不能返。故鹹者九。而甘者一。一者何也。唯華池之眞液。下涌於舌底。而上流於牙頰。甘而不壞。白而不濁。宜古之仙者。以是爲金丹之祖。長生不死之藥也。今夫水之在天地之間者。下則爲江湖井泉。上則爲雨露霜雪。皆同一味之甘。是以變化往來。有逝而無竭。故海洲之泉必甘。而海雲之雨不鹹者。如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不相涉也。若夫四海之水。與凡出鹽之

又就人身上推開說

到天地

泉皆天地之死氣也故能殺而不能生能槁而不能浹也豈不然哉吾謫居儋耳卜築城南鄰於司命之宮百井皆鹹而醪醴鍾乳獨發於宮中給吾飲食酒茗之用蓋沛然而無窮吾嘗中夜而起挈瓶而東有落月之相隨無一人之我同汲者未動夜氣方歸鏘瓊珮之落谷灩玉池之生肥吾三嚥而遂返懼守神之訶譏却五味以謝六塵悟一眞而失百非信飛仙之有藥中無主而何依渺松喬之安在猶想像於庶幾

別外借引

至此方出本題

極力描寫

從泉上說及養生至理愈玄愈妙

按坡公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旣渡海。親寫二本。一示秦少游。一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廿一日。

鍾伯敬曰。赤壁二賦。皆賦之變也。此又變中之至理奇趣。故取此可以該彼。○前無此說。一說後。便覺有此理。奇絕〻〻。

汪玄杓曰。記乳泉而發出陰陽之理。華池之液。以及涕洟血沫。與雨露霜雪。盖小能使之大。近能使之遠也。子瞻被謫居儋耳。有人傑而地自靈矣。

首敘天時人事之綱
風月二字一篇張本
少焉與末既白兩相呼應
光景有泝水舞雩之致

前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詩。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本刺好色也。謂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章中月出皎兮。喻美色之潔白。窈窕其姿之舒也。佼人則美人也。坡老借此而賦亦譏在位之不好德也。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

與不能止

五如字形容曲盡

此一段設客言以明己意

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舟中前推曰槳。後推曰棹。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楚詞望美人兮南浦。謝云。秋水清見底。月在水中。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謂望同朝之君子。在天之一方。客有吹洞簫者。無底者為洞簫。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音裊長也。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吹簫而潛蛟亦舞。喻已潛伏於謫所也。泣孤舟之嫠婦。寡婦聞此亦泣。喻已孤立不得於君也。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

從勝境中生出客之悲今悼古蓋寓言世情之可感慨耳

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見文選。魏武帝短歌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孟德。曹操字也。是爲魏武帝。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武昌。即鄂州。夏口。在鄂州江夏縣西。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周郎名瑜。字公瑾。曹操呼爲周郎。謝云。此一段設爲客之言。以發明己意。方其破荊州。劉琮降。下江陵。曹公自江陵至赤壁。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釃酒。釃酒也。今臨安人酌酒亦曰釃酒。横槊賦詩。元稹之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横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有感慨。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客謂與子混漁人樵子於江渚之上。侶魚鰕

讀至此覺身世都忘有白日羽翰之想

長公有此一段見解纔借周瑜事相感發

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蜉蝣。小蟲。名渠略。朝生暮死。自喻生於天地者甚微。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此句說水。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此句說月。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即水月天地以自解見得天地盈虧消息之理。本無終窮。况眼前

風月二字又應轉真是鏡花水月

前面樂甚而生出許多悲感此轉而喜以了此遊

風月可樂何事於悲憂感慨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謂軒冕冠帶之類 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寓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謝云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赤壁有二唯蒲圻縣西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乃周瑜破曹操處東坡所遊則黃州之赤壁也建安十三年曹操自江陵追劉備順流東下備求救於孫權權將周瑜請兵三萬拒之瑜部將黃蓋建議以蒙衝闘艦載燥荻枯柴先以書遺

操。詐言欲降。時東南風正急。蓋以十艦着前餘船繼進。去二里許。同時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大敗。石壁皆赤。

鼂補之讀離騷序云。赤壁前後賦者。蘇公之所作也。曹操氣吞宇宙。樓船浮江。目中已無吳矣。而周瑜年少。黃蓋裨將。一炬以焚之。公適黃岡。數遊赤壁下。忘意於世矣。觀江濤洶湧。慨然懷古。壯瑜功而賦之。

汪玄杓曰。先生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

其文如川之方至。此二賦又文機溢發時所出。故豪思逸氣。激壯雄飛。超絕古今乃爾。

蕭瑟

狀景寫情字字若画空靈奇幻筆筆欲仙

呼應妙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將歸於臨皐。公始至黃。寓定慧院。後遷臨皐亭。亭在回車院。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殽。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隋唐佳語。吳都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之佳味。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長字襟懷

形容景物

山高句非胸中丘壑筆下龍蛇者不能措一辭

東坡不得志於黃故其文字亦蕭瑟如劃然悄然肅然四顧寂寥等句猶有未平之氣在

之需。求也。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江水冬落。山木冬脫。不可復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石類虎豹之狀。踞而坐其上。登虬龍。古木有類虬龍者。攀而登其上。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冷齋曰。馮夷。華陰人。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

借鶴與道士之夢以發胸中曠達

須看他收煞處文字奇崛

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夢中之言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夢中發問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指鶴而言非子也耶得非汝道士乎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既夢而覺開戶一觀不見其處元豐六年東坡自書

此賦後云江漢之間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漢水之側竟陵之東即今復州一在齊安郡步下即今黃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許今屬漢陽縣予謂江夏之西南者正曹公所敗之地按三國

志操自江陵而下・備與瑜等・由夏口往而逆戰則是赤壁・明非竟陵之東・與齊安之步下也・

呂東萊曰・此賦結處用昌黎石鼎序彌明意。

指鶴至戶爲道士來。

鍾伯敬曰。長公前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事。更出人意表。

汪玄杓曰。公有山水之癖。其文馳驟吞吐。怪怪奇奇。得於山水者深乎。

卷終

鍾伯敬曰。坡公前賦已曲盡其妙。後賦尤精
於體物。如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皆天
然句法。末用道士化鶴事。更出入莊
老。
汪支朽曰。公有山水之癖。其文馳騁吞吐。怪
奇奇。得於山水者深矣。

聖明裁定[illegible]行學[illegible]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到部

先該南京河南道御史張[illegible]俊題稱提學

官命甚宜守大體不宜牽拉割裂故臣部

揭集條約列行永為遵守等因臣等擬題

題請奉

聖旨提學官出題務要尊尚大體依議著實行

欽此